

# 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

主办单位: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

## 江畔情思

□ 田广学

母亲之于儿女,就是给予和奉献。松花江之于哈尔滨,同样是给予和奉献。正是这种无私的给予和奉献,为哈尔滨衍生出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,也打造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。作为恋“家”者,江畔就是我痴情放飞的地方。

春吻江畔,休眠了一个冬天的江面,如同刚刚睡醒的孩子,缓缓地,慢慢地伸开了四肢,伸了一个懒腰,水由星星点点渐渐地扩散、扩延……最终无情地把冰吞噬了。风吹水皱,碧波翻起,叠浪东逝……岸边的杨柳吐了丝,公路大桥底下的鸟巢里,燕子呢喃呢喃地鸣归报春。哈尔滨的市花丁香是江畔春天的“压轴戏”,沿江的芬芳携手微醉了游人,也醉了江面。“开江鱼喽,开江鱼喽!”的叫卖声由远渐近……

夏入江畔,沿江飘飘洒洒的榆钱和柳絮漫天飞舞,林荫小径、江边石阶、临岸水面……它们在讲述着哈尔滨夏天的故事。泳人、垂钓者、游客和江中的游船都在倾听着那断断续续的娓娓道来。顽皮的江鸥也想尝尝别样的味道,接二连三地掠过江面啄起榆钱,又连三接二地淘气吐出……

秋染江畔,如同上帝在这里打翻了调色板一般,沿江林带不规则地呈现出了红、黄、橙、绿、紫的“五花山”颜色,璀璨斑斓,如诗如画,成了游人们驻足刷屏捕捉的亮丽风景线。燕子成群结队地在江面和天空尽情地飞翔,江畔常客们说话了:它们在进行着一年的“告别演出”。

雪落江畔,迎来了哈尔滨最圣洁的时刻,一年一度的冰雪大世界、松花江冰雪嘉年华、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,会把你带入世外桃源。是瑶池下凡?是龙宫出水?是世界四大冰雪盛会之一的“中国·哈尔滨国际冰雪节”!它就在这里,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神州无出其右。每此时刻,尤其值得赞誉的是,为这份圣洁,松花江每年都需无私地奉献 50 万立方米的天然冰哩!

在中国,江河穿城而过的城市不胜枚举,但哈尔滨与众不同,独具特色。松花江畔是我天天休闲之地,无论是江南岸的音乐广场、1902 西餐厅、人民广场、友谊宫、中央大街、哈尔滨青年宫、火车主题广场,还是江北的哈尔滨大剧院、太阳岛公园等沿江娱乐和生活场所,都不同于中国普遍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,更多体现的是中西合璧的欧陆建筑风格。斯大林公园里的“铁路江上俱乐部”、“亚道古鲁布水岸餐厅”和“江畔餐厅”依然保留着百年之前的俄罗斯风格。

前几天,我从人民广场(哈尔滨规划展览馆)回家,瞬间来了灵感,用手机特写了广场前方的欧式建筑,然后没加说明就发到微信平台上,果真有上当的,好几位南方战友发问:你咋还出国了呢?啥时候去的?这是哪个国家啊?

也许是喜欢美术的缘故吧,江南岸的雕塑天天擦身而过,也百看不厌。从公路大桥朝东数起:《苗》《夺》《浪漫沙滩》《夏日》《擒龙》《岸边》《读》《剑舞》《看我》《我是一个兵》《学步》《工人》《琴声》《少年队员之歌》《麋鹿》《工人》《农民》……这些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作品,彰显了这座城市的超前与新潮。《天鹅展翅》是 1962 年的作品,这是哈尔滨人耳熟能详的又一张名片。最惹人瞩目的还是道外江畔的夸张巨型雕塑《闯关东》,其人物的体态、表情、年代、情境等刻画得惟妙惟肖、活龙活现,堪称雕塑极品。哈尔滨是个移民城市,这里留存着山东人硬核的血汗。

在火车主题广场,即铁路大桥下,有个半米高的“界碑”,左侧是道外,右侧是道里,虽为一带江岸,却是两种风格,可谓泾渭分明。道里江畔阳光时尚、青春炫潮、一派朝气;道外江畔码头船坞、老风新声、穿越古今。

2010 年,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亚洲首座“音乐之城”称号,历时 60 多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,就是

这座“音乐之城”的标志与浓缩。第一届哈夏就是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青年宫举行的。防洪纪念塔是哈尔滨松花江段的中心,它的正前方就是“中国十大名街”之一的中央大街。一年四季,知情善意的风儿都会徐徐牵着中央大街上的《山楂树》《喀秋莎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歌声越过街路,飘向松花江畔……明媚的夏日里,从公路大桥到松浦大桥之间,随时随地就有各类“音乐 party”,美声、民族、民俗、管弦、电子、民乐、手风琴等各色纷呈,成为“音乐之城”浓墨的一笔。音乐就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,脍炙人口的《太阳岛上》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》《哈尔滨之夏》《我爱你,塞北的雪》等名曲,无不是因水而生,松花江的浪花是“音乐之城”最美最靓的音符。

光阴荏苒,“母亲”也曾有过无奈与悲伤。沧海桑田,新时代的松花江已成了哈尔滨不可或缺的“青山绿水”,令人欣喜的是,如今保护母亲河已成常态,江畔的天更蓝了,树更绿了,水更清了……

每当夜幕垂落,站在防洪纪念塔江畔,面朝江北,正前方是太阳岛江岸的斜拉桥;右侧是松花江铁路大桥和松浦大桥;左侧是松花江公路大桥和阳明滩大桥,五桥上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倒影江中,波浪把灯影切成无数流光溢彩的片段,在水中循环往复、晶莹恣意、光怪陆离。夜幕下的哈尔滨令人叹为观止,风光无限,美丽的冰城夏都,人间天堂。

江畔,只是魅力哈尔滨的一个亮点,它展现的却是这座城市因江而生,因江而美丽,因江而浪漫,因江而发展,因江而著名的最厚重的底色。

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  
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 
部队退役军人



说起“老头湾”,哈尔滨人不会陌生。这里地势高,江面开阔,春天开江之时,人们喜欢站在这里观赏冰排顺江而下的壮观情景;冬天喜欢在这里欣赏覆盖在宽阔江面上的皑皑白雪;而最吸引人的是夏日,人们会来这里消暑避暑,游泳戏水。它是哈尔滨人心中的一块宝地,是休闲度假、放飞心灵的好地方,也是游泳爱好者的天然浴场。

“老头湾”称不上江湾但是江面确实比较宽,这里的水很深,水质也比较清,是个游泳的好地方。这里曾是道里区体委经营的深泳区,泳者多为 6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,故此称之“老头湾”也是名副其实的。虽然有点俗气,但很亲切,便叫开了。其实是九站公园的一部分,只是在“老头湾”的盛名之下公园的正规名字却鲜为人知了。

松花江为哈尔滨增添了巨大的魅力,它带给“老头湾”的是大气、古朴、幽深又略带点洋气的美。你看,在远处群力新区一栋栋高楼的衬托下,一桥飞架南北,江水穿过大桥酣畅淋漓地流向远方,让这里显得分外厚重、凝练。岸边的林荫小道,像一条优美的弧线从九站码头伸向公路大桥,无数游客在此流连忘返。绿白相间的江边护栏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,俄式路灯让你感觉仿佛漫步在伏尔加河畔。十里长堤上有许多枝繁叶茂、葱茏劲秀的柳树、榆树,它们也占了一个老字,因为都有百年以上的树龄。树干一个人环抱不过来,树冠遮天蔽日,树柯伸展交错,浓绿如云。倒垂的柳枝随风摇曳,给这里平添了幽深恬静古朴的色彩,一丛丛灌木像巨大的圆蘑菇立在绿茵茵的草坪上,黄色的欧式消夏长廊、假山上红色仿古亭凉亭及屹立在江中的水文站塔楼,在婆娑绿叶的掩映下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、色彩缤纷的画卷。

这里是哈尔滨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,每当节假日,江边的林荫道上铺满了各种凉席,有时来晚了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。中午时分,一家一家的野餐开始了,人们围坐在一起,喝着啤酒,吃着各种自带的美食,一边听着美妙音乐,一边欣赏江畔的美景,真是快活赛过了神仙啊。

## 漫话“老头湾”

□ 陶广斌

这里还是一个天然的大舞台,绿荫下一群一群的人,在中西乐器的伴奏下唱歌跳舞,尽情抒发对新生活的热爱之情。

进入盛夏时节,这里便是游泳爱好者的天下了。平时这里的主角是中老年人,休息日带着孩子来此玩水的年轻人也不少。你会看到一伙一伙的人从大桥附近的台阶下水,顺流而下,许多人游至九站码头前上岸。也有一些人在靠近岸边的水域嬉水玩。再看大坝台阶上,早已座无虚席,许多游过一阵子的人坐在这里休息聊天,晒太阳。

我退休后也经常来这里游泳。我喜欢体验在水里的感觉。在大江里顺流而下,感觉身心极度舒适放松,会忘记烦恼,让心灵平静。游累了还可以躺在水上来个仰泳,这时会发现离蓝天如此之近,仿佛抬手就可撕下一片白云,真想用它擦擦脸上的水珠。我还喜欢在江中观赏十里长堤上的翠柳,当你缓缓向前游的时候,那些像一团团烟雾的柳枝在慢慢向后移动,令人心旷神怡。

不游的时候,我喜欢坐在大坝的台阶上看天观云。仲夏时节的天特别蓝,云特别白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遮眼,也没有树木障目,放眼望去水天一色,真是“极目楚天舒”。飘逸舒展的白云让你浮想联翩,有些奇形怪状的形状还会让你瞠目结舌。此时觉得大自然是如此美妙,不能不佩服造化之神奇。眼观蓝天,欣赏白云,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心静如水,安然若素。

在这里我遇到过一个高中同学,他退休后,几乎天天来此游泳。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。不过,在这里我们不是年龄最大的。有一次,他指着正在换泳衣的两个人说:“那个老爷子 97 岁高龄了,他的 80 岁儿子每天都陪他来此游泳,得向老爷子学习呀!”我说:“是啊,这几十年人们生活变化太大了,以前人们为吃穿发愁,现在,不仅能吃好穿好,玩好,还有了更多的休闲娱乐和健康锻炼活动,60 岁、70 岁也不是老人了,人们越来越长寿了,真是时代在变啊!”

每当有外地朋友来哈,我都会陪他到这里走一走,看一看。有一次我在上海读书时的同学来哈尔滨。我们坐在江畔长椅子上,柳枝轻拂,江风习习,望着一伙一伙准备下水的人,他说:“你们这里有点像青岛老石人海滨浴场,在上海外滩只能看看大轮船和黄色的黄浦江的江水,哈尔滨人真有福啊!”我听后心里美滋滋的。是啊!松花江是哈尔滨人的骄傲。

“老头湾”是哈尔滨老年人的乐园,祝愿更多的老年人在这里锻炼身体,陶冶情操,越活越年轻!

作者

哈尔滨晶体管厂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
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现已退休  
哈尔滨市老年人大学文学班学员



## 从“偏脸子”到“小九站”

□ 空桑

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一个叫“偏脸子”的地方。“偏脸子”是安字片的别称。“偏脸子”的主要街道大都是以“安×街”来命名的。在 10 岁以前,我始终住在安定街 145 号大院里。

今天的“偏脸子”已经是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闹市,但在我的小时候,这里到处是平房,满是尘土的街道上偶尔会有汽车驶过,毛驴或骡子拉的车也经常能看到。现在农民进城卖菜不赶马车了,可过去,不仅卖菜的要用车拉,就是平日里收泔水、卖河蚌(我们当时俗称为蛤蜊)的也多用车、骡子或驴来拉。那时,只要一听到梆子响,就准是来收泔水的了。

小时候,我好静不好动,喜欢画画,拿个小板凳在大院门口一坐就是一天,在那里观察过往的马车,主要是观察马的形态,然后用木棍在地上画马。那时候,学校作业不多,孩子们常在一起玩。女孩主要是跳绳、跳皮筋、翻绳、扔口袋等。男孩子则玩扇啪叽、骑马战、推铁圈、打弹弓、弹玻璃球等。

1978 年,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我家从“偏脸子”搬到了“小九站”。“小九站”和“偏脸子”一样都得名于哈尔滨开埠时期,这里有个九站码头,是当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的货运码头。我家从“偏脸子”板夹泥的老苏联房搬到了“小九站”的多层楼房,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

我家住的楼房虽然坐落在友谊路与九站街的交口,离江边有百米左右的距离,前面都是小平房,从我家住的四楼阳台望过去一览无余,可以直接俯瞰松花江江面,还能远眺太阳岛。每到夏日,太阳岛上人头攒动,一个个穿着白衬衫、蓝裤子的游客尽收眼底。

搬到“小九站”后,我也从安和街的爱国小学校转学到第一工程小学校。第一工程小学校当时坐落在工程街上,学生大多是哈尔滨车辆厂工人子女和附近居民的孩子,我的很多同学都住在离学校不远的“三十六棚”。这“三十六棚”也是很有说头的。俄

人建设中东铁路时,在哈尔滨配套建设了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(即后来的哈尔滨车辆厂)。为了安置在工厂做工的中国工人,中东铁路局就在总工厂东边盖了三十六个大棚子,后来这一带成为哈尔滨一个比较有名的贫民窟。按照地理位置来说,“偏脸子”在车辆厂的西南和正南,“三十六棚”则在车辆厂的东侧,而“小九站”则在车辆厂的东北。我家从“偏脸子”搬到“小九站”,实际等于从车辆厂的西南绕过车辆厂、“三十六棚”,搬到了车辆厂的东北边。

哈尔滨车辆厂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百年老厂,毛泽东主席去苏联访问路过哈尔滨时,还曾视察过车辆厂。本世纪初,哈尔滨车辆厂搬迁改造,原厂区被开发成一大片高端商住区——爱建新城。

相对于车辆厂搬迁改造成爱建新城,“三十六棚”的棚户区拆迁改造比之要早上二十多年。我家搬到“小九站”前后,正值市政府对“三十六棚”进行整体拆迁改造。应该说,我是亲眼看着“三十六棚”由一大片破旧的棚户区变成了一栋栋新楼。

搬到“小九站”后,我能玩的东西多了,但都离不开江边。夏天,我有时捧着一本书,跑到九站公园的长椅上看书。有时跑到老头湾,躺在消暑廊的长条廊凳上,悠闲地仰望天上的浮云,想象着白云苍狗的神奇变幻。有时也背起画夹,跑到斯大林公园的铁路江上俱乐部写生画画。有时有了兴致,一路步行到滨洲铁路桥,走一走老桥。偶尔也会花上几角钱,到九站码头坐轮渡去太阳岛上游玩。虽然我住在江边,但我从不下水,因为我不会游泳。一般都是小伙伴们下水嬉戏,我坐在岸边帮着穿衣服。

到了冬天,玩的东西就更多了,除了抽冰尜、占坑、溜脚溜子、打爬犁等游戏外,滑冰也非常方便,附近的红星体育场和松花江封冻的江面都可以滑冰。再就是玩冰滑梯。小的时候,旅游业还不发达,还没有建成那种大型冰滑梯,我们大都是找一处陡峻且

遍覆冰雪的江堤,屁股底下垫个纸壳子或者废轮胎,从高处滑下来,一直滑到江面上。冬天江面封冻,我和小伙伴还常常从冰上徒步去太阳岛。那时候还没有建公路大桥,夏天去太阳岛除了坐船,就得绕道走滨洲铁路桥走过去。但冬天就很方便了,直接从冰面上穿过去就可以了。

1978 年搬到“小九站”后,我在这里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成家。可以说,我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,也见证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北环路的打通和拓宽,沿江景观带的改造和美化,街道两边楼体的立面装饰……我刚搬到“小九站”时,这里只有我们这一栋楼房,周围都是一片小平房。从阳台望去,友谊宫近在咫尺,斯大林公园和“小九站”公园尽收眼底,太阳岛遥遥相望。但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,一片片低矮的平房不见了,代之以一栋栋崛起的住宅楼,还有报业红楼等风格独特、现代大气的高楼大厦。地铁 2 号线和 3 号线也在此交汇,哈尔滨市规划展览馆、人民广场等坐落其间,这里成为彰显哈尔滨现代城市特色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随着哈尔滨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,昔日脏乱差的“偏脸子”不见了,逼仄芜杂的“三十六棚”消失了,百年大厂搬走了。从原来的“偏脸子”,经车辆厂、“三十六棚”,到“小九站”,一路俯瞰过来,你会惊奇地发现,现在这里已经是整洁壮观、错落有致的新城区。如果说安字片(原“偏脸子”一带)、工字片(原“三十六棚”一带)等居民区体现的是一种人间烟火气,爱建新城(原车辆厂一带)则是集商业氛围和高端品质于一体的城市 CBD,友谊路以北的“小九站”则彰显着亲水娱乐的现代休闲品质。

作者

中国盲人协会文学委员会委员  
哈尔滨市机关干部